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
建立三十周年毕业博士代表论文集

主编 张新科

揚葩振藻集

(下冊)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扬葩振藻集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
建立三十周年毕业博士代表论文集

(下 册)

主 编 张新科

副主编 刘锋焘 高益荣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永王璘案真相

——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邓小军

内容摘要：至德二载（757）二月，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璘奉唐玄宗之命并获得肃宗认可率水军自江陵沿长江下扬州渡海取幽州至润州时，被肃宗宣布为“叛逆”加以镇压。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李白，遂亦为“从逆”。今依据原始文献尤其若干未被删改且未被研究者采用过或未被充分采用过的原始文献，包括《旧唐书》、《册府元龟》、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新唐书》、李白《永王东巡歌》等，第一次提出：至德元载（756）七月玄宗入蜀途中曾经有对永王璘的第二次任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十二月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时玄宗诰命完全合法，且早已提前通报肃宗并获得认可；唐代扬州海运可以直抵幽州；肃宗预谋镇压，挑起冲突，以璘为“叛”；代宗即位诏已为永王璘昭雪。结论：所谓永王璘“叛逆”案纯属肃宗制造的冤案，所谓李白“从逆”案亦纯属冤案，应予彻底推翻。

关键词：永王璘；冤案；真相

至德二载（757）二月，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璘奉唐玄宗之命并获得肃宗认可率水军自江陵（今湖北荆州）沿长江下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渡海取幽州（今北京），至润州（丹阳郡，今江苏镇江）时，被肃宗宣布为“叛逆”加以镇压。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李白，遂亦为“从逆”。千余年来，永王璘案，以及李白从璘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关永王璘案的官方与个人原始

文献，虽已多被篡改、被删削，^①但是仍然保存有若干未被删改之相关文字。今依据原始文献尤其若干未被删改且未被研究者采用过或未被充分采用过的原始文献，参证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以彻底揭露永王璘案真相，彻底昭雪永王璘冤案，以及李白冤案。读者方家，敬请指正。

一、唐玄宗入蜀途中对永王璘的第二次任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后，玄宗幸蜀途中，曾有对永王璘的两次任命。

《旧唐书》卷一〇七《永王璘传》：“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今北京）。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今湖北襄樊），九月至江陵。”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十二日），次普安郡（今四川剑阁），宪部侍郎房琯白后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珣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庚辰（二十八日），车驾至蜀郡（今成都）。”

天宝十五载六月^②，玄宗入蜀途中至汉中，命永王璘为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十二日至普安，从房琯建议命诸王分镇天

^① 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见《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京兆府兴平县及马嵬故城、卷二五兴元府汉中诸条，汉中去马嵬六百五十里；据《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及驴五十里；玄宗一行六月十四日自马嵬驿启程，当在二十七日左右至汉中。

下，其中重申了六月对永王璘的任命，当时永王璘已在奔赴江陵途中。由于诸王并未出閤（皇子出就封藩），分镇实际落实在永王璘。论者或以为玄宗此举是为了对抗六月十四日马嵬驿之变后留在北方领导收复两京的太子亨，但是并不符合事实。马嵬驿之变诛杨国忠、杨贵妃，毕竟获得玄宗同意；十五日太子亨不从玄宗入蜀留在北方领导收复长安，毕竟获得玄宗授权与分兵支持；七月十二日太子亨擅自即皇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更毕竟获得玄宗之追认；此三事表明玄宗并无对抗太子亨之意。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壬寅：“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稔，甲兵全盛。”如果玄宗要对抗太子亨，完全可以在自己身边利用蜀中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建立强大的军队（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所为），但是玄宗并没有这样做^①。命永王璘在远离蜀中的江陵建立强大军队，这表明其目的应非对抗太子亨。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考异》引唐李翰《张中丞传》：“巡答潮书：主上缘哥舒被衅，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不减四十万众，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门。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盛〕王部统已到申（今河南南阳）、息（今河南息县西南）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杜少陵九》引蔡宽夫《诗话》：“《唐书·房琯传》：‘上皇入蜀，琯建议请诸王分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用，世多悯之。’予读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

由张巡答令狐潮书“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及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自注“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可见玄宗命永王璘等分镇，对危急之秋前线士气及全国人心的极大鼓舞，以及对安禄山气势的顿挫。

历来几乎无人注意到，玄宗入蜀途中有对永王璘的第二次任命，且意义至

^① 据《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一月丙申，玄宗自蜀还京至凤翔，仅有“从兵六百余人”。

关重大。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列传·李白传》：“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

《册府元龟》卷七三〇《幕府部·连累》：“李白，天宝末为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从事。”

按《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列传》序：“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爰及我朝，挺生贤俊……如……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序称“我朝”，明是唐朝史臣口吻；序称“为《文苑》三篇”，与《旧唐书·文苑列传》上中下三卷相合；《旧唐书·文苑列传》系以年代编次，序中述及之王维、杜甫、元稹、刘蕡，均在《旧唐书·文苑列传》卷下；由此可知，《旧唐书·文苑列传》至少刘蕡以前之大部分列传包括《李白传》系五代史臣照抄唐朝史臣所撰《国史·文苑列传》。

《旧唐书》及《册府元龟》此二条珍贵原始文献材料及其所保存之重大历史真相，在现存多数原始文献中早已被删除、被隐瞒：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入蜀途中，曾经发布对永王璘的第二次任命，任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判断此是对永王璘的第二次任命，是因为先有江陵府都督等任命，然后有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之任命，才可能自江陵下扬州。第二次任命之时间地点，当在七月十二日玄宗至普安之后、二十八日至蜀郡之前的入蜀途中。所谓江淮兵马都督，即都督江南东西两路、淮南路兵马之军事长官；扬州节度大使，是江淮兵马都督必兼之职，并表示其驻节之地。其职官结构，略同于前授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而职权更大。此是安史叛乱之初，玄宗为平叛所新设之官职。当此任命之后，自山南东路（治江陵）沿长江东至江南西路（治洪州）、江南东路（治苏州）、淮南路（治扬州）之军事，皆受永王璘节制。关于此任命，尚有一系列证据如下。

元结《次山集》卷一〇《为董江夏自陈表》：“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离心。臣谓此时，可奋臣节。王初见臣，谓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盗侵逼，总兵东下，傍牒郡县，皆言巡抚。今诸道节度以为王不奉诏，兵临郡县，疑王之议，闻于朝廷。臣则王所授官，有兵防御，邻

郡并邑，疑臣顺王，旬日之间，置身无地。臣本受王之命，为王奉诏；王所授臣之官，为臣许国。忠正之分，臣实未亏。”

元结人格正直，毫无疑问，他的文字是靠得住的。元结为江夏郡太守董某所撰《白陈表》，是上奏肃宗的，不可能说假话，其中陈述永王璘事，足见真相。

按《说文解字》：“旁，溥也。”《尚书·太甲上》“旁求俊彦”汉孔安国传：“旁，非一方。”是“傍”者，遍也、普遍。按汉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亲率戎士，巡抚疆城。”《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高祖武德九年十月《政事备御阅武诏》：“大集诸军，朕将躬自巡抚，亲临校阅。”《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开元十四载八月癸未：“今巡抚巴蜀，训厉师徒。”可知“巡抚”一语，自汉至唐皆是用指军事长官巡视检阅所管辖地区与军队。

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所述“近日王以寇盗侵逼，总兵东下，傍牒郡县，皆言巡抚”，敢于对肃宗说永王璘率军东下遍牒郡县，此行乃是巡抚东下郡县亦即江淮，这表明，第一，《旧唐书》《册府元龟》所载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是信史；第二，上皇命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率军巡抚江淮下扬州，肃宗并没有反对，完全是符合程序的、合法的行动；第三，永王璘水军东下时，并没有公开下扬州渡海取幽州的军事行动目标。此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军机不可泄露。《为董江夏自陈表》所述“今诸道节度以为王不奉诏，兵临郡县，疑王之议，闻于朝廷”，“诸道节度”即高适者流，“疑王之议，闻于朝廷”者，希肃宗之旨而如此行事也。如果肃宗有诏明白禁止永王璘水军东下，岂待“疑王之议，闻于朝廷”？

《新唐书》卷八二《永王璘传》：“（季）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后世何？’”

按《新唐书》虽成书于北宋，但其史源包括唐代实录国史及传状记集等，当其中文字记载为今存原始文献所未见而又能被相关原始文献所证实时，即应以原始文献视之。《新唐书·永王璘传》载璘将领季广琛所说永王璘“如总江淮锐兵”，亦证明永王璘下扬州时是如《旧唐书》及《册府元龟》所载任江

淮兵马都督。因为“总江淮锐兵”，是指统领江南东路、淮南路之兵，永王璘若只是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而非江淮兵马都督，如何说得上“总江淮锐兵”？所谓“如”者，假如也，指未到江淮兵马都督治所扬州已被打成“叛逆”，不得“总江淮锐兵”矣。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永王正月东出师”，按永王璘本来是以至德元载十二月二十五日“东出师”，诗言“正月”者，乃是特意用《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及《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之典，言永王璘以唐肃宗至德二载正月率领唐朝水军沿长江东下扬州，执行玄宗所发布之维护大唐一统天下之命令，乃是获得肃宗之认可。其重大历史背景，是按照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八月十八日《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之册命约定，在克复上京之前，上皇即玄宗有权处置远离肃宗之南方地区军政事务，并令所司奏报肃宗认可。值此唐朝存亡危急之秋，当时一般人民心中，对此册命约定国有二君之过渡局面并不以为异常，而认为此是为了救国所需。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十：“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即是此种心理之体现。

“天子遥分龙虎旗”，言玄宗远隔千山万水授予永王璘以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之旗号。“天子遥分龙虎旗”之“遥分”二字，尤其关系重大时事。按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入蜀途中至汉中，任命永王璘为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然后永王璘即离开玄宗奔赴江陵；七月十二日玄宗至普安命诸王分镇，其中对永王璘只是重申了六月已发布之任命；七月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之前，又任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时永王璘正在奔赴江陵途中。职此之故，“天子遥分龙虎旗”，不是指玄宗任命永王璘为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因为那是在汉中当面任命，不得曰“遥分龙虎旗”；而只能是指玄宗任命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因为此是玄宗远隔蜀道与荆襄道之间千山万水对永王璘之任命，正是“遥分龙虎旗”。当然，玄宗此一任命后来已经通报肃宗认可，故“天子”二字，实指玄宗、肃宗父子“二帝”。

“东出师”所为何来？“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诗言永王璘奉玄宗之命率水军舰队自江陵下扬州，楼船有如大鹏远举（依据上下句互文

并参照李白平生大鹏理想），将跨大海直捣幽州，实现平定安史叛乱之大业；回看起家之江汉，便如梁王之雁鹄池塘（《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州郡·宋州》引《图经》：“又有雁鹄池，周回四里，亦梁土所凿”），不能相提并论了。

《永王东巡歌》其一蕴藏几乎全部历史真相，而笔姿骏逸跌宕，风华绝代，真“白也诗无敌”也。

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曾巩《后序》：“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

曾巩《后序》书天宝十五载“永王璘节度东南”，亦是指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因为只有任江淮兵马都督，而不是统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才可以称之为“节度东南”。北宋曾巩是《李太白文集》的编年编次者，当时唐代原始文献犹多传世，曾巩此言必有依据。

《旧唐书·肃宗本纪》所谓“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旧唐书·永王璘传》所谓“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删除了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的文字记载，篡改就职而为擅越，完全歪曲和掩盖了事实真相。赖《旧唐书·李白传》、《册府元龟·幕府部》、元结《董江夏自陈表》、《新唐书·永王璘传》所载季广琛语、李白《永王东巡歌》及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等六种文献，今日始能揭示此一历史真相^①。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① 在有关永王璘事件的原始官方文献中，《旧唐书》之《玄宗本纪》《肃宗本纪》《永王璘传》等可称为主要原始文献；《旧唐书·李白传》《册府元龟·幕府部》李白条等可称为边缘性原始文献。其史源，主要是《玄宗实录》《肃宗实录》以及唐朝国史传记等。记述永王璘事件真相的文字，在主要原始文献中已几乎删尽，而在边缘性原始文献中则有所保存，这可能是由于肃宗朝史官在执行删削工作时的疏忽，但也可能是由于故意。（按《旧唐书·永王璘传》所载平牒挑衅、《新唐书·永王璘传》所载季广琛语、《资治通鉴》所透露之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永王璘水军行动计划已提前通报肃宗，皆为反映事件真相之细节，其史源当为实录、国史等，则唐朝史官有意保存真相的可能性较大。）此种主要原始文献删除而边缘性原始文献保存史事真相的现象表明：在探索历史、文学史疑案时，对边缘性原始文献应该与对主要原始文献同样重视甚至更加细心，“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借用张爱玲《红楼梦魇》语），以免与记述史实真相的片言只语失之交臂。有关永王璘事件的原始私人文献，在唐朝镇压“叛逆”的情势下，李白《永王东巡歌》、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之未被删除，显系两位作者有意保存历史真相。

由《旧唐书·李白传》与《册府元龟》记载可知，李白在永王璘幕府的正式职务是江淮兵马都督从事。《唐大诏令集》卷三六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其有文武奇才，隐处山薮，宜加辟命。”永王璘征辟李白为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正是执行玄宗此一旨意。

永王璘执行玄宗战略出奇兵创奇功，而征辟李白为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此正符合李白报国之理想、怀奇负伟之性格，故李白慨然应征入幕以支持永王璘。当然，李白实以东山谢安自期，谢安是李白一向的报国理想典范。

二、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水军下扬州时玄宗诰命完全合法，十二月之前永王璘水军行动计划已提前通报肃宗获得认可

《旧唐书·永王璘传》：“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招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镠、李台卿、蔡垸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觐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

肃宗诏令永王璘归觐于蜀，史书不见其文。若肃宗果有此诏，当是玄宗为之说明情况而肃宗未有反对。

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奉玄宗之命率水军下扬州，在此当问：至德元载十二月上皇之命是否还具有合法性？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十二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曰至德。”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候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

《唐大诏令集》卷三〇《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

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之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

由上可知，根据天宝十五载八月十八日上皇册命，在克复上京之前，有与成都上皇便近、去西北肃宗路远、奏报难通之处，上皇有权以诰旨随事处置。而与成都上皇便近、去西北肃宗路远之地区，就是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有权处置之事务，就是南方地区军政事务。按照册命约定，在克复上京之前，上皇处置并令所司奏报肃宗，而肃宗认可者即为合法、有效。史书未见肃宗对册命约定有任何异词，则此册命约定为合法、有效。事实上，册命约定并没有给诸王以平叛立功而觊觎皇位的任何可能性，肃宗自亦不可能反对。

或以为玄宗命宰臣房琯等使灵武册命肃宗并留任肃宗朝廷，是为了控制肃宗，但是，玄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唐朝从高祖、太宗以来，没有过宰臣能控制皇帝的事；相反，皇帝任意处置宰臣，倒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史实是，玄宗对于肃宗抢夺皇位采取了顾全大局的忍让的态度。其最大愿望，应是平定安史叛乱。

册命约定维持到了何时？

《旧唐书·肃宗本纪》至德二载正月：“上皇在蜀……甲寅，以襄阳太守李岷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太守〕、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以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上下文，《肃宗本纪》所载至德二载正月任命李岷、魏仲犀、刘汇、李麟事，应是上皇任命，但犹须进一步之证据。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岷传》：“玄宗幸蜀，岷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麟传》：“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户部侍郎，兼左丞。迁宪部尚书。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十一月从上皇还京。”

《旧唐书》卷一〇七《盛王琦传》：“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为广陵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支度采访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副，以广陵长史李成式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

由上可知，《肃宗本纪》所载至德二载正月五日（甲寅）任命李岷为蜀郡

长史、剑南节度使，李麟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皆是上皇诰命，并已循例通报肃宗得到认可。（《肃宗本纪》之记载即是证明，因为《肃宗本纪》出自《肃宗实录》，《肃宗实录》出自肃宗起居注，而肃宗起居注则是肃宗听朝处理政务的当下记录。）同时任命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洸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自亦是上皇诰命。这表明，依照册命约定，至德二载正月上皇犹行使处置南方军政权力并循例通报肃宗得到认可，上皇诰命仍然完全合法、有效。此前之至德元载十二月，上皇当然犹行使处置南方军政权力，上皇命永王璘率军下扬州，当然亦已循例通报肃宗并得到认可，完全合法、有效。事实上，册命约定的破坏，始于至德二载二月肃宗镇压永王璘事件。自此以后，上皇诰命实际被废。

尤为重要之事实，是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永王璘水军行动计划已经提前通报肃宗并获得认可。

《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今湖北安陆）。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今安徽和县）。 ”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

由《通鉴》所载“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云云，可知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亦即早在永王璘水军自江陵出发之前，玄宗已将永王璘水军行动计划提前通报肃宗，肃宗并没有表示反对，亦即是表面认可，而在幕后开始布置镇压。由《旧唐书·高适传》所载“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可知玄宗将永王璘水军行动计划提前通报肃宗时，已经说明永王璘水军将从扬州渡海取幽州。但是，无论是肃宗还是迎合肃宗的高适，绝不愿考虑支持永王璘水军渡海取幽州，而是只有一个思维：镇压。高适所谓“永王必败”，不是指败于安史叛军，而是指败于肃宗的镇压。肃宗与高适策划镇压，杀气腾腾，只是瞒过了玄宗与永王璘水军数

万将士。

史书不见肃宗有公开反对永王璘水军下扬州之任何记载。假如肃宗反对，也就不会有永王璘水军下扬州的行动，和镇压永王璘水军的悲剧。何以肃宗没有反对永王璘水军的行动？其故当有三点。第一，依照册命约定，收复上京之前玄宗有权处置南方军政事务并通报肃宗认可。第二，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海路北上取幽州覆贼巢穴，与肃宗谋主李泌主张出塞北东进取幽州覆贼巢穴^①，十分相似，同为出奇制胜根除叛乱之最佳战略。显然，反对上皇命永王璘水军下扬州海路取幽州，既不合法，亦完全失理。第三，肃宗由抢夺皇位而来的阴暗心理，将玄宗及永王璘视为如同安史叛军一样的敌人，不可能与之有开诚布公的对话。

三、永王璘水军下扬州是为了海路取幽州； 唐代扬州海运可直抵幽州

《旧唐书·肃宗本纪》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二十五日），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

《旧唐书·永王璘传》：“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

按永王璘水军被镇压后，唐朝官方主要原始文献已被删削篡改以掩盖真相，但亦仍然颇有删改未尽而留下真相之痕迹者，《旧唐书》纪传此两处记载，即同样透露出永王璘率军东下的真相。

第一，《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传》所载“下广陵”，表明永王璘决非“有窥江左之心”。如果永王璘“有窥江左之心”，其目的地将不是位于江北的广陵即扬州，而是位于江南的江南传统政治中心江宁（今南京），或江南东道治所苏州（今苏州），“下广陵”干吗？

第二，《旧唐书》中《肃宗本纪》与《永王璘传》所载“下广陵”，证明《旧唐书·李白传》《册府元龟·幕府部》所载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为信史，永王璘下扬州是就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因为江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二月、至德二载二月李泌对上问。

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治所就是扬州。

第三，“领舟师下广陵”六字，表明永王璘担负有非常使命。因为平常就任无须率军前往，而广陵之地尤其特别值得注意。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三、四、五：

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帝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解释《永王东巡歌》其五：“永王出师……没有从旱路出兵，而是采取的水路，看来是有直捣幽燕（安禄山的根据地）的想法。”解释其六：“镇江是南北运河衔接的枢纽。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以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夫马。”解释其七：“从这首诗里面可以看出永王的军事部署，他确实是想跨海北征的。”^①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综观此诗次第，第十首以前皆写永王东巡为据金陵以图恢复，第九首最为一篇之警策，其主张永王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意已昭然可睹，然欲行此策，必以金陵为根本。”^②

郭沫若及瞿蜕园、朱金城提出永王璘水军目标是跨海北征直捣幽燕，是卓越的见解。不过，郭沫若认为“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以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夫马”，则既不了解唐代海运史及扬州至幽州之海运之便捷，更未想到从运河北上势不可能出敌不意直捣幽州，此决非唐玄宗及永王璘的意图。瞿蜕园、朱金城认为“必以金陵为根本”，亦未顾及渡海直捣幽州，必以海港扬州为根本，而不能以内河港口金陵（江宁）为根本。永王璘水军过江宁、抵润州、直奔扬州，其故在此。永王璘水军跨海北征直捣幽燕，郭沫若以为是永王璘的想法，瞿蜕园、朱金城以为是李白的主张，皆误；由唐玄宗任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并命其率水军下扬州，可知此是唐玄宗的战略部署。

①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9—60页。

②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根据李白《永王东巡歌》“楼船跨海次扬都”（即：楼船次扬都跨海，为声韵故倒文），“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辽”，非指辽水，此指辽海即渤海；下句为上四、下三句法，中间念断，“欲”字主语为上句“我王”；句言永王欲似文皇渡辽非言文皇欲渡辽。文皇固已派遣军队渡辽），参证《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及《永王璘传》“擅领舟师东下趋广陵”，可证明永王璘水军下扬州的目的，是从扬州出发，经东海（今东海、黄海）、渤海海路直取幽州，捣毁安史叛军巢穴。

扬州，是唐朝全国水运中心、国际海运港口，海运可经东海渤海直抵幽州海岸。

按《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光宅元年十一月记徐敬业将入海奔高丽“至海陵界，阻风”，元胡三省注：“《九域志》：扬州东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陵东至海一百七里。”^①唐杜佑《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舠川渔阳郡：“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阳郡二百十里。”可知乘船由扬州入海经东海渤海可以抵达高丽，也就可以抵达高丽以近的渤海范阳郡即幽州之三会海口（今天津）。

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将伐高丽：“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今江西九江）、扬（今扬州），趣莱州（今山东莱州）。”可知唐代近海海船可由沿江地区制造，既可江行亦可航海。并且可知，从扬州入海可以抵达渤海莱州海岸，也就可以抵达莱州稍远的渤海幽州海岸。

唐代造船业发达。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今江西南昌）、饶（今江西都阳）、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又八月丁丑：“敕越州（今浙江绍兴）都督府及婺（今浙江金华）、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可知唐代造船业早已遍布沿江沿海广大地区，能大规模制造海船。史言永王璘在江陵“破用巨亿”，其实应是用于建立水军，包括大规模制造海船。

^①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礼行记》卷一“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泛艇从海边行……终到大江口……逢卖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

唐代海军，早已取得丰富的渡海登陆作战经验。《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贞观十九年（645）：“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碣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三月：“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贞观二十二年：“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显庆五年，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可知唐对高丽战争，已经多次每次运送数万军队渡过渤海。从《永王东巡歌》“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可知永王璘水军幕府是明确地以唐太宗对高丽战争渡海登陆作战为范例。

唐代海运，早已开辟自扬州苏州经东海渤海至幽州、自河南道诸州经东海渤海至营州（今辽宁朝阳）、自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经渤海至平卢（节度使治营州）等众多近海海运航线。杜甫《后出塞五首》其四：“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指渤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布，泛海陵蓬莱（登州治所蓬莱县，今山东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贞观十七年：“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又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一一可证。

永王璘水军直指扬州，沿途包括江宁皆不遑久留，甚至在进至当涂前遭到吴郡采访使李希言挑衅时，仍然派将领季广深率领先头部队取道陆路奔赴扬州，是因为当时平叛战争形势危急，亟须出奇制胜。而从扬州出发经海路取幽州之前，尚须完成航海准备工作。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则自扬州至幽州海路，当征用熟悉此海路之扬州航海水手。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天宝元载十月鉴真和尚准备自扬州东渡日本：“请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之书，与扬州仓曹李凑，令造大船，备粮送遣。”又记天宝七载春自扬州东渡日本：“化得水手

一十八人。”则可见当时扬州，从造船到征集熟练航海水手，皆十分便利，不愧为著名国际海运港口。

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三“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有学者以为是指永王璘军水陆并进。其实是言永王璘舰队不仅满载战士，而且满载战马，将以强大骑兵登陆攻取幽州。

《永王东巡歌》其五“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有学者提出：“若谓楼船跨海直抵幽燕，非特江船不能驶海，即使成行，长航远征，军粮难继，复何用哉？”此是多虑。如上所述，唐代近海海船多由沿江各地制造经长江入海，长江上游之剑南道可以制造海船经长江入海，遑论长江中游之江陵？并如上述，唐代早已自东吴大规模海运粮食至幽州。

在此当说《永王东巡歌》其五在文学方面的争议。宋杨齐贤认为“乃伪贗之作”，元萧士赉以为“用事非伦”，“伪贗无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云：“这里把永王比作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前人以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第60页）此皆多虑。第一，所谓“把永王比作唐太宗，比拟得不伦不类”，不能成立。按诗歌用典之法，古典今事之间，只取双方相似之一端，而不需顾及其余。“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用唐太宗之典，只取“渡辽”一端，即以唐太宗命军队渡渤海进攻高丽，比拟永王璘率军队渡东海渤海进攻幽州，而并无永王璘欲作天子之意。从来无任何人说杜甫此一比拟不伦。李白与杜甫同用太宗之典比拟亲王，同样地没有任何比喻不当的问题。故所谓比拟不伦，是不通用典之法。第二，所谓“伪作”，并无版本依据，不能成立。

四、唐肃宗预谋镇压、挑起冲突、以璘为“叛”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六、七、八、九：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鸂鶒楼。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